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袁山山 王家琦
 高崑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文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蔚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孙峻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澄澄 谢友鄢 叶梅 川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袁山山 王家琦
 高崑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文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观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蔚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孙峻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江浩卷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盗猎揭秘

江浩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60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680.00 元(全 24 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文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莫言、贾平凹、高晓声、王安忆、张志承、阎连科等，这些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为当代中国把脉，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贾平凹西北高原上席卷的罡风，到莫言小说中齐鲁平原的漫漫田野……。篇幅之多，经年之长，文风之独特，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其资料之全，令人不得不佩服编者之精心。编者力图以宽广的视角去呈现这一领域的全貌，细心的读者也会从中发现这些资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变迁的纪录。全书资料的编辑以各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为经，以思想为纬，编选的立场更倾向于作家的自由个体，表现出更为开阔与前瞻的姿态。

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嶄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追思往昔，感慨系之，纷纷议论，于此观止！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引言：应当是关于盗猎者以外的随想	(1)
一	(9)
二	(75)
三	(143)
后记：也是对动物命运的困惑杂感	(202)



引言：应当是关于盗 猎者以外的随想

现在，没有什么人不相信，生命起源于海洋；当我们成为脊椎动物后，爬行着告别了广阔的水域，伙同其它物种行走于陆地时，那时我们与自然界里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当我们的双膝一点点离开大地，脱离了与兽群为伍的处境，开始用直立的姿态奔跑时，物种歧视应运而生了，“人类优先”的生存原则被创立出来。

地球上出现一个既大口食草也大口吃肉的新的种群——那就是我们，自称地球上惟一会思维的人。为了奠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主宰地位，我们是一路“吃”着地球上所有的野生动物成长壮大的。稍稍让我们人类感到不快的是，还有零星的动物也会偶尔吃掉一些个体的人。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兽性的存在与冷酷。

从此，人性便带着温情被我们自己锁定，并一点点推崇成为生存的最高精神宗教；兽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唾弃的道德标准。

人性与兽性，被我们理所当然地对立起来。

吃掉一切野生动物，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人类与过去的伙伴，变成了美食者与山珍野味的关系。

从此，人类理直气壮地拉开了与野生动物们感情上的距离，最后上升到任意追逐、肆意屠杀的娱乐美食境界。

在众多让世人震惊的雕塑大师的作品里，我们看到兽性从人的胸腔里挣扎而出；在尼罗河的边上，我们看见人的头颅从巨大的石狮脖腔里长出来；在蓝色的海洋里，我们看到人和海洋生物杂交而



出的品种——美人鱼；半人半马的雕塑，泛滥成灾立在欧洲所有的建筑物上；即便在宽容度无限的佛教里，你也会经常见到降魔者脚下踩的大多都是怪兽……不知道是人类怀念它曾有过的历史，还是利用兽形来表达自己的咒语？或是对简单地分离人性、兽性始终不满，想使两者嫁接到一起，重归当年的和谐？总之，它被我们创造了出来，如同一个个现代谜语，摆在了人类面前。

人性与兽性，也一直被作家放置到作品里进行人为的厮杀、搏斗。最终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个醒世的哲理：人性战胜了兽性。可是，在这个地球上，从我们睁开眼睛所看到的现实，都是人在用各种手段方式戕害动物，还没有见到动物手持利刃剥离人皮的现象。

人，是制造冤案的最大赢家，这不仅表现在歪曲兽性上，还表现在对待自己同类上。

在哲学上出现一个倒置现象：兽性在人的身上表现的那么充分，人性在动物身上保存的那么完整。

童话里，狐狸的奸诈、大灰狼的凶残、乌鸦的晦气、猫头鹰的不吉利、蛇的暗算、黄鼠狼的迷惑手段被莫名其妙地在儿童心理普及，直接影响到后世对待动物的观念。

动物妖魔化由此而全面形成。

一方面，我们对动物妖魔化，竭尽诋毁之能事；一方面，我们利用动物美化自己；我们将裘皮、狐狸皮、貂皮……从它们身上冒着热气剥下来，经过原始的发酵，手工作业剔尽油脂，现代机器制成昂贵的时装，便成为世界上所有靓男俊女们富有、地位、美丽的象征。

动物的皮毛，被人们称为“软黄金”，由此可见我们剥皮操刀的动力了。

在人类将地球上的物种，从地里吃到地面，从地面吃到天空，又从天空吃回到海洋，咬牙切齿快要吃光它们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胃口，才步调并不统一地走进教堂，开始进行自觉和非自觉地的忏悔，祈祷它们逢凶化吉。因为，我们发明了一个词语：在我们饕



餐之后，它们的种族已经濒于灭绝了。

人类不能太孤寂。太寂寞的地方，是不能建立权威的。在地球上，人，还是需有一呼百应的，要保持他的权威的。

于是，各种新闻媒体，也将动物称之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尽管没有什么人，将自己的房屋设计建筑在动物园里面。

公益广告也打出警告自己的戒句：地球，并不只属于人类。显然，也属于所有依附在这颗地球上会喘气的生灵们。所有的生命，都有与我们一同生存下去的权利。

20 世纪，并不仅仅属于人类。

人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它的标志就是：人兽可以共存一个星球。

自古以来，我们虐杀动物叫：狩猎。

现在，同样是此行为，被法律定型为：盗猎。

但是，法律从来就不能制止事故发生。它的全部意义在于：等待事故发生完毕，制裁时有了定罪依据。

生活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马尼托巴省和艾伯塔省三角地带的大草原榛鸡，和我们科尔沁草原上的野生乌鸡外表一样，不同的是雌性在脖子两侧各长着一个气囊；这是大草原榛鸡的显著特点。从 1940 年起，加拿大政府就禁止猎杀大草原榛鸡。到了 1967 年，大草原榛鸡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按人们的设想，此品种应该进入疯狂的繁殖时期。但是，事与愿违，大草原榛鸡到了 1990 年，奇迹般地加拿大三省之间消失了。大草原榛鸡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最后，研究结果，给了与我同行的盗猎者提供了反驳我的理论根据：大草原榛鸡的灭绝，是栖地减少以及草地退化造成的。

在我接触的近 200 多各个层次的盗猎者，没有一人认为动物是由于狩猎而走向濒于灭绝的。

于是，盗猎者并不愚蠢地让我解答：恐龙的灭绝，是由于人狩猎而致吗？那时人类还没有冒出海洋地平线。人，对大自然动物真有那么大的主宰能力吗？如是那样，全国人民除四害，到现在也没



看见四个品种里哪一个绝种了？

同样，他们对于在榛柴棵里或雨裂沟沿下毒药猎杀飞禽走兽，也是深恶痛绝的。

他们认为，这样一群群整体药死，不出几年就会将这一带的飞禽走兽药绝。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数字统计：面对有 21 只的野鸡群，用枪击猎杀方式最多一次可捕获 3 只；而用投毒下药办法，一次可得 21 只。有时在药杀现场，还能得到狐狸、貉、獾、鹰、秃鹫等，因为它们误吃了毒药死的野鸡或沙半鸡，使自己中毒同归于尽。最不幸的是漫山遍野觅食的狼，见到死去的动物，连撕带咬混个肚饱，不出二里地一声尖叫，便成了绝唱。

京城，不时有好心朋友提醒我，在深山密林露宿，在草原上行走时，注意狼群出动，别出危险。我总是定定地看着他们，然后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从 1996 年冬季到 1999 年冬季，我或是团伙或是个人驾车，走遍了锡林郭勒、科尔沁草原、兴安盟三角地带所有的丛林、河流、麦地；无数次露宿在罕山林场的白桦林里、遗弃的种地人的地窖里和牧人的毡包里；无数次风雪交加地从阿拉坦大坝直入霍林郭勒腹地，从乌拉盖东斜着插入内蒙古武警农牧场所在地，其范围在 1500 多平方公里上，只见过一群狼的踪影。那群狼还是因为风雪太大，迷失方向，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误入我国边境的。

草原上的狼，基本上已经被人药杀到非常可怜的数字。但在我们某些媒体与艺术作品里，狼的形象一直不佳，即便不列入该杀绝对象也列入对人类凶残的黑名单，其冤案平反无日可待。其实，没有狼的草原，是瘟疫大肆逞凶的地带。因为，再也没有清道夫一样的狼群，来及时消化掉一切可以产生瘟疫病毒的牲畜与动物死尸。冬天，没得到狼群处理的残尸，春天便开始腐烂；长风浩荡那是诗意，不幸的是随风飘扬的都是瘟疫病毒，结局是牛羊一片片倒在河边与牧铺旁。草原上人都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指这种



的惨烈损失。

在猎杀动物上，我们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国的皇帝嗜猎到罗马帝王的猎宴风情，从成吉思汗动千军围猎训练兵士，到欧洲王室迄今仍奉守的狩猎娱乐……枪击动物已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在入道主义讲演得最多的英国，它的公民都会在冬季到来之前，组织人马阻挡查尔斯王储的每年一次的猎狐行动，至今没有明显效果。

制止猎杀动物，给人与人之间带来了冲突；溺爱动物的保护，也给环保带来了新的课题。

我们的邻国日本岛，地少人多，有限的森林资源更是日本的最宝贵的财产。所以，他们对任何一片森林，都是处女般的爱护。

可是，近几年来，日本的森林管理部门突然间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森林里的野鹿数量剧增，成千上万头在森林中奔跑的野鹿，肆意啃咬树皮不说，许多珍贵的林木幼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野鹿口上的美味佳肴。据日本森林管理部门提供的一份统计数字表明，鹿的危害已经到达了十分惊人的地步，一片 4100 公顷的林木在一年内就可以被野鹿群啃成一片光秃秃的平地。更为严重的是，野鹿群有时越过森林向农民种的菜地发起进攻，往往一夜之间，就可以啃光田里的稻谷和马铃薯。

濒于灭绝的鹿群，现在已经演变成鹿患；日本政府迫于无奈，只得使出了最后一招：以狼制鹿。

可是日本境内的狼 100 年前就已经绝迹，所以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引进中国西北的凶狠恶狼，有计划地加以繁殖和监督，从而使野鹿的数量得到控制。不过有些日本人对这一措施也表示担心，谁敢担保这些狼在如此丰富的食源面前不会繁殖的失控。

如果狼失去了控制，那么受到的威胁恐怕不仅仅只是动物了，连人也会成为其口中的美食的。

在兴安岭东北面的豁牙山大沟里，那里的农民年年为野猪进地糟蹋庄稼而苦恼不止。因为，在实施了 3 年的枪械法后，农民手里的单筒猎枪、火药枪，已经百分之百地被公安人员收缴，送进熔炉



火化了。面对着一夜之间上百亩庄稼荡然无存的悲剧，手无寸铁的农民发明了一种愤怒的“炸子”，摆到野猪成群下山的田地里。只要野猪一咬，里面的炸药就会因挤压而引爆。有时，一个田地里竟然在清晨能捡到五六只半拉脑袋、血扯胡拉的野猪。农民们百思不得其解：国家让我们保护山上的动物，我们照办了；可是山上的动物糟蹋了我们的粮食，国家应当给我们赔偿。为此，他们曾多次去过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那里的官员说他们此种想法是大脑出了毛病，拒之门外。没有办法，那里的农民，便在发明“炸子”之后，经常地在冬季邀请盗猎者们到山村行猎，而且家家是好酒好肉款待。闻讯赶来抓捕的林业公安和森林警察，每次都空手而归。因为，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最近要开设一门新课程：动物权利保护课。

这门选修课主要讨论为什么人有而动物却没有的基本权利，人的一些合法权利是否能延伸到动物身上。开设这门课的律师史蒂文·怀斯说：现有的法律只是保护宠物不受虐待，珍稀动物不至于灭绝，但总的看，动物还是没有权利。50年来研究表明，一些动物，像非洲大猩猩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极高的智力。如果它们有人一样的智力，难道不应当享受与人一样的权利吗？

哈佛不是第一个开设这门课的学校。在此之前，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相继开设了动物权利保护课。但当地评论家认为，哈佛法学院的加入，使原本侧目的一些人会另眼看待。

你看，人类的一些道德已经进步到了让我们陌生的程度。

1988年，我们就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其中有一款，大意是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合理开放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但事实上，当我们走进有些冠以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或是濒危动物救助中心之类的地方，就可以目睹许多的违法行为；而这些违法行为，恰恰都受到有关部门的保护，导致野生动物保护法里的原则保护不了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保护的却是销售野生动



物的违法行为。这和草原上的盗猎行为区别在于，前者是披着法律的保护外衣，而后者是赤裸裸的调戏法律。

在辽宁吉林内蒙古三角地，我看到成卡车成卡车收购野鸡的贩子，谁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当地政府批准饲养野生动物的许可证，这没有错；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人工饲养繁殖过野鸡，而是拿着合法手续收购，然后将野生的雉鸡当成家养的大量出售，无执法人员过问。识别野生的雉鸡和家养的雉鸡并不难，也不需什么高科技手段或文化，只要一看它们的羽毛光泽就行了：明亮鲜艳的是野生的，灰色无光泽的是家养的。

另一种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索：在南方一个森林虎庄里，为了吸引游客，培养野性，每天二次将小牛犊赶进虎群里，上演弱肉强食的场面。可是专家们却指出：以活牛引诱老虎猎杀，老虎根本不会学懂生存本领的。因为幼虎必须从母虎身上学习捕猎技能，如隐藏自己，部署行动，伺机出击……

而在北京一所艺术名校家属宿舍楼的三楼笼子里，堂而皇之地悬空养育着三只孔雀。我想，它们肯定能够活下去，问题是有谁知道孔雀不仅失去了飞翔本领，而且得了恐高症？

在文明的城市餐馆里，孔雀八吃 780 元、天鹅五吃 680 元，仅广州一处一天的蛇肉交易量就达到 10 吨……

人类的牙齿在咔咔作响时，将一条条生物链咬得七零八落；而乱捕滥猎的行为，又将这些残损不全的生物链，击打得粉碎；无理性的动物保护，再一次将它们送到新的断头台上。

带着这些矛盾的观点，4 年来，开着自费购置的 2020SG 吉普车，与盗猎者们在草原漫长的边境线两侧，逆山风、走古道，燃篝火驱寒于旧日抗苏军偷袭的散兵掩体内，废弃的炮台前披鹅毛大雪煮酒骂林业公安，一根风干的咸菜可视为传世佳肴，暗算官员公车



狩猎轮胎可拔刀相见，仅就“狩猎”，还是“盗猎”两词的精确含义，不时引发出种种吵骂；争论中大打出手碟飞碗碎，血溅额头骨折小腿，洒洒边关泪湿前襟；呕气时枪击森林，有落叶如流星雨从树隙中滑过；藏匿时反穿皮衣毛朝外佯装死马死牛，森林警察与对手擦肩而过不知晓……

风雪 5 万公里，许许多多的所闻所见，它强加给我的思考，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盗猎行为，也超出了单纯的对盗猎者本身的谴责。

盗猎者，不再是惟一的揭秘主角。

在社会的进程中，人性有时比兽性还显得狰狞一些。



人对人的尊重还处在待开发的状态，现在又要与动物平等相处了；实现此目标，并不亚于人类自身解放所遭遇的一切艰难。我们初始困惑。

盗猎，没有长期的，也没有职业性的。

草原所有的盗猎者，都是季节性的，也就是临时性的。

因为，秋冬两季才是猎取动物的最佳时期。这是传统，也是规律。一是此时当年生的飞禽走兽已经体肥膘满，对人没有丝毫的戒备经验；二是猎取的动物不会因击中的铁砂高温而烂膛，便于长期保存待价而估；三是所有收购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这个季节悄然进入黑市。总之，寒冷不会封冻盗猎者与收购者的交易，反而为他们提供了保存、运输的天然条件。

但是，从我4年跟随盗猎者的经验看，盗猎的时间年年都在提前。1996年，进入猎场的时间为11月21日；1997年，进入猎场时间是10月2日；1998年，已经提前到9月11日。以往在12月隆冬时，从吉林、沈阳、河北进入草原收购野生动物的商贩，现在也相继在10月初便进驻黑市了。所不同的是，他们收购到的飞禽走兽，由于天气炎热关系，不再用卡车运走，而是在当地个体户开的冷库里租个空间储存，以便在天寒地冷时开始外运。何况，冬季收购一对野鸡价格高达30元左右，出手50多元；而秋季未入冬前收购只需15元一对；扣除每对野鸡冷库占地费1元，净得的利润是可想而知了。

1999年9月5日，他们来电话说，搜山行动又被一些人提前



了，现在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枪声了，邀我马上启程。并且警告我行动保密。同时，我从别的渠道了解到：扎鲁特旗、西乌珠穆沁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林业公安、森林警察、防火指挥部、公安局，今年都要在自己所属领地，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制定出一套抓获后的处理标准：收缴盗猎交通工具，每人罚款1万，没收枪支弹药，以私藏枪支等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

据悉：扎鲁特旗党委书记开会宣布：为了遏制越来越疯狂的盗猎行为，局长级的人员，一经举报，就地免职。霍林郭勒市委书记上台的施政演说首条就是：任何官员不得在霍林郭勒地盘上进行狩猎，一经发现，立即下岗。

扎鲁特旗的森林警察大队，比往年提前一个月进驻相关林场、防火检查站，执行盘察公务；同时沿通霍柏油公路出动了越野吉普车，沿路抽查过往的可疑车辆；尤其对越野性能极强的2020类型吉普车，不论挂何等牌照，一律停车检查。

林业公安局在下属各林场，都新增设了派出所，并配备了车况不一的2020吉普警车，以便追击、拦截盗猎者。同时，上级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也提前放下了横杆，逐一查验进入林区所有车辆的相应手续。

为了调动抓捕盗猎者的积极性，提高自动出击的频率，有关部门对罚款所得制定了三七分成的政策，即国家留七成，抓捕者奖励三成；举报者一经落实，也有一份。

但是，不论当地政府组织了何等打击阵营，盗猎野生动物的行为不会因如此强大的攻势而中止；正如党纪国法对经济犯罪处罚条款制定的明明白白，仍旧阻挡不了一些官员的腐败一样。盗猎者们，也是如此。

在我独自开着2020SG吉普车，如约到达指定地点，在准备各种进入草原深处的物资与救援设备时，与当地的公安局副局长周子彦进行了私下接触，明确告诉他这次是给《中国作家》写关于盗猎的报告文学而来的。在我出示了从京城带来的有关证明后，为了慎



重起见，他找到森林警察大队长刘赛音、林业公安局长马中波，3个人合计着将部门公章盖到介绍信上，以确保我在野外的生命安全，或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寻求警方给予支持。而森林警察大队长刘赛音更是细心，在公章下面还做了批示，要求所有森林警察见到此命令，立即积极配合、无偿支援。但是，我知道，不到一定时候，我是不能出示这道护身符的；因为，如果让盗猎者们知道，我和警方的关系如此密切，我可能在一天早上醒来后，便永远也别想再见到他们。任何人，都不愿意和一个随时会出卖自己的内奸相处的，除非有特殊指令。盗猎者们的警觉神经，比抓捕他们的警察的神经还敏感数十倍。为了防止此证件破损或淋湿，我又找到一家照相馆请他们给塑封上。这样，我便将它藏在帽子里面，一是方便取拿，二是不离身，三是一抬手就知道是否还在。

武警大校、作家巴根，如期将一套迷彩野战服送来，遗憾地是摘去了警衔。

在草原深处，我的小屋，继续做着一年一度的野外生存准备工作。将从京城买来的充气垫子，进行必要的改装。因为，在荒无人烟的环境里，没有什么人会打上几百下气管子，给一张床充气；而早上起来后，还要放掉气才能携带；晚上继续给它充气才能使用，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一繁重的体力劳动。故买来一根崭新的自行车内胎，从中一剪两截。一头用胶水粘到充气垫的新挖的开口处，一头套进汽车的尾气管上。这样，2020SG 吉普车一点燃，自动充气系统就完成了。我还要将云南白药、红花油、口服消炎药、创口贴、普通绷带和骨折绷带、剪刀、镊子等装入腰包，盘系在车内保险横杠上，这样有事情可随时拿到，因为是皮质的，也不会在运动中磕破车内人的脑袋。

一般的吉普车都是一个悬挂备用胎，这在一般的路面跑足够了。但是进入草原深处的猎场，那是不行的。因为，所有的飞禽走兽都居住在人迹罕到的险恶地势里，这样轮胎的破损性就高出普通道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除了外挂一个备用胎，车的后备厢里还得